

译林精选

当代侦探小说界最耀眼的大师级作家

弃尸

「美国」杰弗里·迪弗 著
王东风 陈春燕 译

The
Bodies
Left
Behind

迪弗
作品

Jeffery
Deaver

译林出版社

I 712.45
2013040

阅 览



弃尸

The Bodies Left Behind

[美国] 杰弗里·迪弗 著

王东风 陈春燕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弃尸 / (美) 迪弗 (Deaver, J.) 著; 王东风, 陈春燕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8
(译林精选)
书名原文: The Bodies Left Behind
ISBN 978-7-5447-2785-3

I. ①弃… II. ①迪… ②王…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2321号

The Bodies Left Behind by Jeffery Deaver
Copyright © 2008 by Jeffery Deav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056 号

书 名 弃 尸
作 者 [美国]杰弗里·迪弗
译 者 王东风 陈春燕
责任编辑 许冬平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200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2
字 数 422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785-3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献给罗芭·布拉兹^①

^① 美国联邦调查局女特工兼发言人。

进入宇宙最洁净的道路就是穿越密林荒野。

——约翰·缪尔^①

^① 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素有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美称。他写的大自然探险，包括随笔、专著，特别是关于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山脉的描述，被广为流传。缪尔帮助保护了优胜美地山谷等荒原，并创建了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他的著作以及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形成。

四月



寂静。

森林环绕着蒙戴克湖，万籁俱寂。这是一片远离尘嚣的世界，是他们夫妻周末小憩的地方。

寂静。只有偶然间远处的鸟儿发出阵阵“啊呼啊”的叫声，还有一只青蛙时不时发出一两声空鸣。

突然，一种异样的声音传来。

一阵树叶的窸窣，咔嚓两声树枝折断，那是一种匆忙间留下的声响。

是脚步声吗？

不会，不可能。湖边其他的度假屋在这个四月里清冷的周五下午都空无一人。

爱玛·菲尔德曼，三十二三岁。她正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听见外面有动静，便将手中的马丁尼酒放在桌子上。丈夫就坐在她的对面。她将一绺髻发塞进耳后，走到一扇满是污垢的厨房窗户前，但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一丛丛密密的雪松、杜松和黑黢黢的云杉高耸在陡峭的山坡上，山上的

岩石就像是裂开的黄色骨头。

丈夫扬了扬眉毛。“是什么？”

她耸了耸肩，回到椅子旁。“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

外面，寂静依然。

爱玛很瘦，瘦得就像是一棵直挺挺的白桦树。度假屋里有很多窗子，随便挑一个窗口朝外看去，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白桦树。她脱下蓝色的外套，露出配裙和白色的短衫。一身律师的装束。头发挽成了一个圆髻。这也是律师的发型。脚上穿着袜子，但没穿鞋。

斯蒂文的注意力转向了吧台。他也脱下外套，解开已经打皱的条纹领带。他今年三十六岁，长着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上穿一件蓝色的衬衫，下着一条海军蓝的休闲裤，高高鼓起的肚子无情地越过了皮带。不过爱玛并不介意。她觉得他很可爱，而且总是很可爱。

“瞧我都弄了些什么来，”他说着朝楼上的客房点了点头，一边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一大瓶有机蔬菜汁。他们的一位朋友，周末要从芝加哥过来拜访，因为最近正在折腾液体节食，尽喝这种难喝得要命的玩意儿。

爱玛看了一眼上面的成分，皱了皱鼻子。“都给她喝吧。我还是喜欢伏特加。”

“所以我爱你。”

房子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这声音经常有，毕竟是个已有七十六岁高龄的屋子了，而且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都是木头，很少用到钢材和石料。厨房，也就是他们现在所站立的地方，是一个角屋，壁板都是闪闪发亮的黄松。地板很粗糙。像这种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在这条私家道路上一共有三处，这是其中的一处。每一栋占地十英亩。这房子可以称之为湖景物业，仅仅是因为湖水拍击岩岸的地方离房子的正门有二百码的距离。

这座房子坐落在东边高地的一小块空地上。因为这里叫中西部保护区，所以人们也就无法把威斯康辛州的这块山地叫做“山区”了，尽管 700 到 800 英尺高的山随处可见。眼下，这座大房子正沐浴在黄昏的幽蓝之中。

爱玛凝视着外面涟漪微泛的蒙戴克湖，山上离湖虽然还有点距离，但

还是可以看到正徐徐落下的夕阳。眼下正值早春，四下里杂草丛生，这让她想起看家狗背上湿漉漉的鬃毛。他们本来是买不起这么好的房子的——是靠抵押贷款才买下的——她第一眼看见这房子，就觉得作为度假屋这是最理想的了。

寂静……

殖民地还有着许多绚丽多彩的历史。

芝加哥的一家肉品包装公司的老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修建了这座房子。好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他的财富很多都是通过销售黑市肉品、钻食品定量配给制的空子获得的。当时国内实行食品配给制是为了保证前方将士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1956年，有人在湖面上发现了此人的尸体。他很可能是被那些退伍士兵给干掉的。那些人大概是听说了他干的那些勾当，便杀了他，然后把房子给翻了个遍，搜寻他藏匿在那里的非法所得。

有关此人之死的说法有不同的版本，但无论爱玛和斯蒂文怎么渲染，也都和鬼呀怪的沾不上边。每每有客人留居，他们会很开心地记下，在听完那些传说之后，谁一直开着浴室的灯，谁又能勇敢地面对这里的黑夜。

又有“咔嚓”两下树枝折断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接着又是一声。

爱玛皱了皱眉头。“你听到了吗？又是一下，那声音。外面。”

斯蒂文瞥了一眼窗外。那儿只有时起时伏的微风阵阵吹过。他转过身来，调好鸡尾酒。

爱玛的目光落在了她的公文包上。

“又在想那事，”他说，语气中带着责备。

“什么呀？”

“别想着打开公文包。”

她笑了，但却并不怎么开心。

“周末不干活，”他说，“咱们说好的。”

“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呀？”她朝他的那个背囊点了点头问道。他这次只带了背囊，没带公文包。爱玛正在费劲地开着鸡尾酒橄榄罐的盖子。

“只有两个相关的物件，大人：一本勒卡雷^①的小说，一瓶工作的时候喝的梅洛^②。请问我是否可以将后者作为呈堂证物……”话说了半截没音了。他朝窗外看去，透过窗户，他们可以看到一片密密匝匝的野草、树木、枝桠，还有与恐龙遗骨的颜色几无二致的岩石。

爱玛也在朝外看。

“那声音我也听见了，”他说着又给妻子添了点马丁尼。她把橄榄放进两人的酒杯里。“什么声音？”

“想起那只狗熊了？”

“狗熊是不会靠近住宅的。”他们“叮”的碰了一下杯子，抿了口酒。

斯蒂文说，“你好像有心事。怎么了？还是工会的那个案子？”

经过对一桩企业并购案的调查发现，那个案子很可能是密尔沃基^③的码头工人工会在里面搞的鬼。政府已经介入，并购工作暂时搁置，各方对此都不开心。

她说，“这还不是主要的。我们的委托人之一还制造汽车零件。”

“对。是科诺莎^④汽车公司。接着说，我在听着呢。”

她有点吃惊地看了一眼丈夫。“嗯，那个总裁，真他妈不是东西。”她谈到了一桩非正常死亡案，案子与一台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的零件有关：出了一个很离奇的故事，乘员被电击身亡。“他们的研发部的经理……天哪，居然要我归还所有的技术资料。真是想得出来。”

斯蒂文皱了皱鼻子说，“我对你的另外一个案子更感兴趣——那个州议会议员的临终遗嘱……还有他的风流韵事。”

“嘘……”她惊慌地说，“听好了，这事我可是一个字都没说过啊。”

“我的嘴巴可是上了封条的。”

① 英国前外交官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的笔名，间谍小说大师，1963年以《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一书成名。

② 一种红葡萄酒的酒名。

③ 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系该州最大的城市和湖港。位于密歇根湖西岸。

④ 系美国威斯康辛州科诺莎郡的郡府所在地，为该州第四大城市，同时也是密歇根湖西岸第四大城市，名列芝加哥、密尔沃基和绿湾之后。

爱玛挑起一个橄榄，放到嘴里。“喂，你今天忙什么呢？”

斯蒂文一笑。“拜托……几个小时的班下来我可不想再谈工作了。”菲尔德曼两口子是那种约会相亲的成功典范，尽管这种彼此不相识得通过第三方安排的男女相亲的成功率很低。爱玛，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的高材生，出身密尔沃基和芝加哥豪门。斯蒂文，布鲁林城市学院的文学士，热衷于为社会提供帮助。他们的朋友给了他们一个时限，六个月内定终身。他们的婚礼是在多尔郡^①举行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到了。时间距他们第一次约会整整八个月。

斯蒂文从购物袋里抽出一块三角形的奶酪，又找出饼干，打开饼干袋。

“哦，够了，就要一点。”

咔嚓，咔嚓……

丈夫皱了皱眉。爱玛说，“亲爱的，我有点害怕了。那可是脚步声啊。”

这里的三处度假屋离最近的商店或加油站都有八九英里，离郡级公路也超过一英里，与这个地方只有一条根本说不上是路的土路相连。马凯特州立公园，是威斯康辛州最大的公园，这个地区大部分的陆地都属于这个公园。蒙戴克湖和这些度假屋就成了公园中的一块私人领地。

非常私人的一个空间。

同时也非常偏僻。

斯蒂文走进杂物间，将松松垮垮的米色窗帘拉开，透过一片剪过枝的紫薇看了看偏院。“什么也没有呀。我想我们……”

突然爱玛发出一声尖叫。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丈夫叫道。

一张脸正透过后窗在审视着他们。那人的头上套着一条长袜，但你还是可以看得出他留着一个水兵头^②，金色的头发，脖子上有一个花里胡哨的刺青。看到有人在这么近的距离，那双眼睛显得有点吃惊。他穿着件草绿色

① 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个郡，是伸向密歇根湖的一个半岛，为该州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

② 即平头。

的作战服。他用一只手敲了敲玻璃。另一只手提着把霰弹枪，枪筒朝上。一脸狞笑。

“哦，上帝啊，”爱玛小声叫道。

斯蒂文抓起了手机，打开，拨号，一边对爱玛说，“我来对付他。去锁上前门。”

爱玛向门口跑去，酒杯打翻了。橄榄在碎玻璃中间打着转，沾了很多灰。她叫了起来，她听到厨房的门被砸碎了。她回头一看，只见那个拿着霰弹枪的家伙闯了进来，一把夺过了丈夫手中的手机，把他推到了墙边。一幅褐色的怀旧风景照哗啦一声摔在地板上。

前门也砰的一声被撞开了。又冲进来一个人，头也是用什么网状物套着的。他长着一头黑色的长发，被尼龙网压得很低。他比先进来的那个人要高一些，也壮一些。他手上拿着把手枪。黑色的手枪在他的大手中显得很小。他把爱玛推进厨房。另一个人把手机扔给他。块头大一点的家伙看到有东西扔来，愣了一下，但还是用一只手接住了。对块头小一点的家伙扔过来的这东西，显得有点恼火，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随手把手机塞进了口袋。

斯蒂文说：“请别这样……你们要……”声音在颤抖。

爱玛赶紧朝别处看去。她看到的越少，她暗自思忖，他们能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

“请别这样，”斯蒂文说，“请别这样。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尽管拿。只是请你们快点离开。请别这样。”

爱玛注视着那个大块头手里拿着的黑乎乎的手枪。他穿着件黑色的皮夹克，脚蹬长靴。跟另一个人一样，也是一身军人打扮。

两人似乎忘记了这对夫妻的存在。他们四处打量着房子。

爱玛的丈夫还在说，“我说，你们想要什么就尽管拿。我们有一辆奔驰，就在外面。我这儿有钥匙。你们——”

“给我闭嘴！”大块头说着挥了挥手枪。

“我们有钱。还有信用卡。对了，还有借记卡。我可以给你们密码。”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爱玛叫道。

“嘘……”

不知什么地方，大概是在这座老屋的心脏部位，又响起了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



“一个什么?”

“一个半截子电话。”

“是 911 吗?”

“对。就是,有人打过来,说了个‘这’,就挂了。”

“说了个什么?”

“‘这’,说了个‘这’字。”

“这?”汤姆·戴尔警长问。警长今年五十三岁,皮肤就像孩子般光滑滑的,还有雀斑,一头红发,穿着件褐色的制服式衬衫,这还是他妻子两年前给他买的,当时要合身得多。

“是,长官,”托德·杰克逊一边回答,一边揉着眼睛。“然后就被挂了。”

“被挂了,还是他挂的?这可不同。”

“我不明白。啊,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四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五点二十二分。对威斯康辛州的肯尼沙郡来说,这个时段一般都是比较平静的。那些有意无意要杀自己和杀自己同胞的人通常都会选择一天中较早或较晚的时间下手。戴尔的心里有一张时间

表,就好像是印在那里一样。如果你掌管一个执法机构已经有十四年了,还不了解辖区内的这点风土人情,那你也就别再干这活了。

警长的手下有八名警官。警察局就在法院和市政厅的隔壁,在一幢旧楼里。旧楼与一幢新楼相连。旧楼建于 19 世纪 70 年代,新楼正好建于一个世纪之后。楼内,戴尔和他的手下工作的地方基本上是一片开放的区域,隔了很多小隔间,有很多桌子。这个地方是新辟出来的。在岗的八名警官——六男二女——都穿着警服,有的警服浆得像木头一样笔挺,有的则皱得跟旧床单似的,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什么时候上的班。

“我们正在查,”杰克逊说。他的皮肤也像婴儿一样细腻,不过这倒没什么,他毕竟只有警长一半的年纪。

“这,”戴尔还在沉思。“实验室那边有消息了吗?”

“啊,你是说那个威尔金斯的案子呀?”杰克逊整了整笔挺的领口。“不是冰毒。什么都不是。”

可别看肯尼沙是一个只有 34,021 名人口的郡,这儿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冰毒集散地。那些吸毒的、瘾君子,都是亡命之徒,发了疯似的到处搜寻冰毒制品。制毒的也看到了这里有暴利可图。与冰毒有关的凶杀案发案率极高,比与可卡因、海洛因、白粉和酗酒相关联的凶杀案加起来还要多。同时因烫伤、烧伤和吸毒过量而造成的意外死亡也很多,与涉毒凶杀案不相上下。一个四口之家刚刚全部死亡,原因是做母亲的在厨房里烤面包时晕了过去,结果整个活动房屋被烧毁。她是吸毒过量,戴尔推测,他在灶具旁采集到了一些冰毒制品,是新近从灶具上掉落下去的。

警长下颚紧咬。“好嘛,该死,真是该死。他当时就在制毒。我们都知道他在制毒。他是在耍我们,跟我们玩这个。就凭这我就可以把他抓起来。好了,那是从哪儿打来的,就是那个 911 的电话?是有线电话吗?”

“不是,是手机。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 E911 的系统在肯尼沙郡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它会在紧急状态下给调度员提供呼叫者所在的位置。不过这里的 E 字倒不是 emergency (应

急)的缩写,而是 enhanced(改进型)的意思。它也可以处理手机呼叫,只不过追踪手机信号的过程要稍微复杂一点,而且在威斯康辛这片地域的山区,有时根本就追踪不到。

这……

一个女人的声音穿过乱糟糟的办公区,“托德,通讯中心呼你。”

这位警官赶紧冲向了隔间。戴尔转身继续修改那一叠逮捕报告,那上面的英文表达错误和刑事诉讼程序上的错误一样多。

杰克逊返了回来。他没有坐,尽管办公室里有两把椅子。他迟疑了片刻,他经常这样。“是这样,警长。那个 911 电话?那是从蒙戴克湖附近某个地方打来的。”

不妙,戴尔暗自思忖。最怕那儿有事。那个湖坐落在马凯特州立公园的中心地带,这也很不妙。他已在那里处理过两起强奸案和两起凶杀案了。在上次那起凶杀案中,他们最后只找到受害人的一小部分遗骸。他瞥了一眼墙上的地图。最近的镇子是克劳森,距蒙戴克湖六到七英里。他不太熟悉这个镇子,但应该也与威斯康辛上千个其他城镇差不多:有一座加油站、一个杂货店,那儿卖的啤酒不比卖的牛奶少,还有一家饭店,只不过比当地的冰毒制作窝点还要难找。“那儿有住宅吗?”

“湖边?我想是有的。”

戴尔盯着地图上蒙戴克湖的那片蓝色区域。湖的周围是一小块私人领地,同样也被巨大的马凯特州立公园所包围。

这……

杰克逊说,“露营地还在关闭期,要到五月份才开放。”

“谁的电话?”

“这还要等一下才知道。”这位年轻的警官留着短而直的金发。很时髦的那种。而戴尔的发型在他一生中十之有九的时间里都是水兵头。

警长对例行公事的报告和一个小时后就要开始的一个啤酒狂欢会失去了兴趣。那个在伊格尔顿啤酒屋举行的啤酒狂欢会是为庆贺一个资深警官的生日而举行的,他本来还一直都在盼着去闹一闹呢。这时他想起了去

年的一个案子：一个有性侵案底的家伙，还是个蠢货，在小学门口用汽车带走了约翰尼·拉尔斯顿，那孩子倒是很沉着，他按了一下手机上的“上次通话”键，然后就把手机塞进了口袋。那个笨蛋一边带着他到处兜风，一边还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警方只用了八分钟就找到了他们。

现代电子科技的奇迹。上帝保佑爱迪生，还有马可尼^①，还有斯普林特^②。

戴尔伸展了一下手脚，在腿上的一块伤疤旁揉了揉，那是一颗子弹曾经穿过的地方，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刺疼，可能是因为那一枪是他自己手下打的缘故吧。在他近期记忆中，那是郡里唯一的一次银行抢劫案。“你怎么看，托德？我想你不会说，‘这就是我要的号码’吧，那是给 411^③的。我想你会说，‘这是紧急呼叫’，这才是给 911 的。”

“然后那人就失去知觉了。”

“要么是中枪了，要么是被捅了。那线就那么断了？”

“佩姬试着打了回去。但接通的是语音信箱。直接进去的。没有响铃。”

“对方的留言是怎么说的？”

“就是‘我是斯蒂文。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也没说姓什么。佩姬也留了个言，让对方回电话。”

“是在湖上玩船的人？”戴尔在想。“出问题了？”

“在这个季节？”威斯康辛州的四月会非常冷，天气预报说今夜的气温就会降到三十七八度^④。

戴尔耸了耸肩。“我手下的伙计们连北极熊不敢下的水都下过。玩船的人就像玩高尔夫的人一样。”

“我不玩高尔夫。”

① 意大利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人。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期间，他用电磁波做了一个约 2 公里距离的无线电通讯实验，并获得了成功。1909 年他与布劳恩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32 年他又发现了高频波。英国著名的马可尼通信公司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② 美国三大移动通信公司之一，其他两家分别是 AT&T 和 Verizon。斯普林特公司建立并运营着美国境内唯一全数字的光纤通信网络，在提供先进数据服务方面首屈一指。

③ 411 是美国的电话查号台的号码，相当于中国的 114。

④ 美国天气预报通用华氏度。华氏三十七八度相当于摄氏三四度。

另一个警官高叫，“查到名字了，托德。”

小伙子拿出笔和记事本。戴尔都没看清他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快说。”

“叫斯蒂文·菲尔德曼。手机账单地址是密尔沃基，墨尔本，2193号。”

“这么说，是蒙戴克湖边的一处度假屋。律师，医生，反正不是个乞丐。找到他，”警长命令道。“电话号码是多少？”

戴尔向杰克逊要来号码，然后杰克逊回到自己的隔间，开始在联邦和州的数据库里查找细节。所有重要的资源都要去查：NCIC^①、VICAP^②、威斯康辛州犯罪记录、谷歌。

窗外，四月的天空一片碧蓝，就像是女孩子参加派对时穿的裙子。戴尔喜欢威斯康辛这一方水土中的空气。洪堡，肯尼沙郡最大的城市，地域广阔，车却不过7,000辆。只有一家水泥厂向空中排放些许粉尘，不过这是那里唯一的一家大型工业，因此也没有谁去抱怨什么，只有当地的环境保护组织会有一些抱怨，但声音也不是很大。你不妨抬眼看一看，连几英里以外的东西都可以看得见。

现在是五点三刻。

“这，”戴尔还在沉思。

杰克逊再次返回。“好了，搞定了，警长。菲尔德曼就任本市工作。现年三十六岁。他的妻子爱玛是个律师。哈提根、里德、索姆及卡尔森律师事务所。三十四岁。”

“哈，律师。我赢了。”

“没有案底，两个人都没有。有两辆车。奔驰和切诺基。没有孩子。他们在那儿有房产。”

“哪儿？”

“蒙戴克湖。查到契约，没用按揭。”

“所有权是他们的，还没有欠债？先这样吧。”戴尔第五次重拨了那个电

① 指美国国家犯罪信息中心。

② 指美国联邦调查局暴力犯罪搜捕数据库。